

长麻思想在什怪



樊 同 文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什 么 思 想 在 作 怪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武汉

什么思想在作怪

魏 同 文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9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印刷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驻军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211页 印张·43,000字

1967年12月第1版

1968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7,001—67,000

统一书号: T10106·103

目 录

略論“改組派”及其病根子·····	1
論“穩當”·····	4
談“胆大如虎”和“胆小如鼠” ——由推广稷稻引起的一点感想 ·····	6
向指手划脚的人說几句话·····	9
略論“抓大辮子”·····	12
怕犯錯誤的另一重要原因·····	14
丰收从哪里来·····	16
什么人說“合作化糟得很”·····	19
論“炒現飯”·····	21
不要“打肿了臉充胖子”·····	23
好說空話的人·····	26
要先听后說，多听少說·····	27
不要勉强地去做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28
民主和規矩·····	31
“总支書”和“老饒”·····	33
“三同”和“三愿三不愿”·····	36
“三化” ——和乡、社干部谈增产节约 ·····	38
关于“有求必应”·····	40

“熬灯油”有感·····	42
什么思想在作怪·····	43
“丢人”嗎？·····	45
崇高的志愿·····	47
“比上不足”和“比下有余”·····	50
“比”·····	52
“泥菩薩”之类·····	53
“活懶汉”考証·····	56
奇怪的論調·····	59
关于“向科学进军”·····	61
“为人民币服务”的人·····	63
不要使問題成堆·····	65

略論“改組派”及其病根子

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禁止妇女纏足和提倡放足的时候，有許多小脚女人，虽然拆掉了裹脚布，穿上了大些的鞋子，鞋里填上棉花，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个“大脚”，可是走起路来，还是摆脱不了那副东搖西摆的神气，当时，人們就把这种沒有放开小脚的女人，称之为“改組派”。

这使我們联想到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情况。

有些同志，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指示以后，不只一次地檢討过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不愿再做“小脚女人”，并且，有时候还批評別人是“小脚女人”，可是，正是这些同志自己，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还是摆脱不了那个“东搖西摆”的“改組派”的神气。

这些同志，在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一方面很积极，很高兴；可是，另一方面，却蹣手蹣脚地怕起来了。既怕入社的貧农多了，“困难太大”，又怕入社的中农多了，“领导不了”；还怕什么“經驗不足”，“骨干太少”。……一句話，还是怕合作社办多了办不好。（据说，有些“办社专家”怕的更厉害一些。）因而，在建社的时候，不是根据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滿足群众的入社要求，放手发展合作社，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修改原定的合作化规划，而是用原定的规划去限制

农民入社的要求；在整社的时候，不是抓紧社員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要求，以拟定生产规划和抓紧当前生产行动为中心去进行整社工作，而是机械地去划分什么“八步、三关”（如强调先搞完“四评”，再去“轉生产”等），限制社員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帮助合作社制訂生产规划的时候，不是总结本县、本乡、本社已有的高额丰产的先进經驗，帮助社員打破保守思想，制訂比較先进的生产规划，而是担心“这怎么行得通，那怎么办得到”，和那些有保守思想的社員（主要是某些富裕中农成分的社員），一个鼻孔出气，甚至把党支部和合作社認為“比綁在馬背上还要穩当得多”的增产指标，也給“砍”了一些下来，說什么“不要太‘冒’了，还是‘穩当’一些吧。”看来这些同志的“忧虑”，真是“无穷”的。

一个多月以来，我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这些同志所“忧虑”的完全相反。合作化运动的大浪潮，粉碎了各种障碍向前跃进了。

合作社办多了能不能办得好呢？事实证明，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到12月上旬为止，全省已經建成合作社10万多个，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50%以上，預計12月底以前入社农户将达全省农户总数的60%以上。許多合作社刚一建成，就發揮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在这次抗旱冬播工作中，創造了許多奇迹。（只举一个例子說，合作社能用几十乘水車，翻几个山头車水抗旱，这是任何劳动强、农具好的单干戶所梦想不到的。）更加有力地吸引着还在犹豫是否入社的农民。許多合作社，拟定全面的生产规划的结果，对于在两年內增产的要求，不是5%，10%，而是百分之几十；对

于在今后五、七年內增产的要求，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两倍、三倍……。可以这样說，正在合作化高潮向前推进的时候，大规模的生产高潮也接着出现了。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发展，又汇合在一起，成为目前农村生活中的强大洪流，迅速地改变着农村的面貌，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雏形，已經在我們面前出现了，最近到过农村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农村，在这一个多月内的变化：比过去在几年内的变化还要大得多。这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喜事。就是这样的大喜事，把許多同志的眼界打开了，思想上的束縛解放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进了，可是，也还有少数同志，看不見这个大喜事，“忧虑”的还是很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起来，还是那副“改組派”的神气。

我們对于那些生在旧社会里的小脚女人，及其“改組派”，只有仇恨强迫妇女纏足的封建制度，而对于那些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东搖西摆的“小脚女人”及其“改組派”，只有还是請他們自己認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指示。毛主席說：“我們应当相信群众，我們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們的“小脚女人”及其“改組派”的病根子就在这里。

(1955年12月)

論“穩當”

我們時常聽到人們在評論一個干部的思想作風的時候，多半离不开“穩當”二字。譬如，稱贊某某人的作風很穩當，辦事很穩當；批評某某人的作風不穩當，辦事不穩當等等。

穩當是和冒失相對稱的。所謂穩當，就是說觀察問題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合乎實際的，而不是主觀主義的。處理問題是恰當的，而不是忽“左”忽右的。這樣的穩當，當然是一種優良的作風。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的：要“謹慎謙虛，戒驕戒躁”，要“有的放矢，不要無的放矢”，“不要打無準備的仗，不要打無把握的仗”。我們共產黨人，對這些至理名言，是不可忘記的。

可是，有些人對“穩當”一詞，有着極端錯誤的了解。他們把“穩當”作為保守思想，作為機會主義的“擋箭牌”。機會主義者不承認自己落后，而自稱“穩當”。他們的哲學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明哲保身”，“得過且過”，是“人家騎馬咱騎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們看不見新事物，甚至害怕新事物，他們滿足於自己的那一塊小天地，他們不敢想象革新和創造。很顯然，這不是“穩當”，這是保守，這是機會主義者，這已經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朝氣和應有的創造精神，我們必須尖銳地揭露這種人的錯誤思想的實質。

一个人如果躺在大街上不动，是很容易引人注意的；可是另外一个人在大街上迈开八字步，慢慢腾腾的走着，是不大惹人注意的。我們有这样的干部，这样的领导人员，你说他没有做工作也太冤枉，他是在慢慢地做工作，你说他所在的那个部门，或地区的工作没有一些进步也太冤枉，那里的工作也确实在慢慢地进步，他们不仅因为“慢慢地进步”而心安理得，还往往自鸣得意，甚至抱着这样的希望：“让那些喜欢坐飞机的人去摔死吧，我是永远不坐飞机的。”这种自称“稳当”的人，这种胆小怕事的人，这种死气沉沉的庸人，不单怕坐飞机，连火车也不愿意坐，他们永远想“安步以当车”，觉得这样似乎更“稳当”一些。这就是他们的哲学。那么他们的思想本质是什么呢？他们的心灵的深处理藏着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给他们指出来，那就是埋藏着严重的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

(1965年12月)

談“胆大如虎”和“胆小如鼠”

——由推广粳稻引起的一点感想

不久以前，滬水县有一位农村工作干部作了一首顺口溜：“粳稻减了产，干部沒了臉，再要搞改革（指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又怕不保險！”看来作者是在推广粳稻碰了釘子而大家又議論紛紛的时候，才发表了这一番感慨，不能說这种感慨完全没有根据。

我們常常看到許多“隨風倒”的現象，就說推广粳稻吧。开头，一听说粳稻好，大家都跟着說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好到有“十大优越性”。到后来，有的地方的粳稻减产了，有人带头罵起粳稻来，大家也跟着罵，种粳稻的人在罵，不种粳稻的人也在罵，一時間，把粳稻罵得狗血淋头。一說起粳稻，就是“几大坏处”，甚至把原来認為是好的东西，后来又說成是坏了。例如，原来說粳稻不易脫粒是如何之好，而后来又說不易脫粒是如何之坏，有的还做了打油詩来形容这种坏处，詩曰：“气死鷄子餓死牛，急的鴨子直摆头！”

現在呢？前面介紹的顺口溜的那位作者的感慨似乎也应当有所修正了。据说，滬水县的粳稻，尤其是一季晚粳已經增产了。該县的粳稻面积25万多亩，其中一季晚粳16万亩，占粳稻面积的62%，全县的一季晚粳預計平均亩产可以达到

800斤以上。这样一来，又該怎么样議論呢？也許是前一回給蛇咬了，以后看見繩子也害怕吧。例如，当阳县的一位同志看見他那里的粳稻减产之后，于是对于技术改革做了一个結論：“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显然，这位同志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有的地方今年的小麦条播的面积反而比去年少了30%，有的地方，兴修水利和积肥的勁头也不如去年这个时候，还有个别的合作社，对于明年增产指标的要求比今年的生产实績还要低。滌水县的合作社社員就批評这些同志說，“你們今年上半年推广粳稻的时候胆大如虎，你們現在却又胆小如鼠！”这真是一針見血的批評。

今年春天，我們在推广粳稻的时候，沒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沒有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則办事，沒有很好地采取因地制宜，由点到面的方法，所以群众批評为“胆大如虎”，应当承認，这是我們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而且我們在今后工作中要注意避免和及时糾正这类缺点和錯誤。可是，我們决不能因此而得出“不做不錯”的結論。否則群众就要批評我們是“胆小如鼠”。很显然，我們不能因为害怕犯錯誤，就不敢鬧革命，正象我們不能因为害怕打噎就不敢吃飯一样。

和上面的順口溜的內容相反，孝感县六合乡五四社也編了一首順口溜：“粳稻真不錯，亩产千斤多，不是共产党，做梦也想不着！”这是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采取了因地制宜，由点到面的方法，遵守了群众自愿的原則，推广了粳稻，而且获得了丰收，所以群众感激共产党了。孝感县今年推广了早粳18 000多亩，平均亩产570斤，較早籼增产10%，中粳52 000多亩，平均亩产626.5斤，較中籼增产8%，一季晚粳

26 000多亩，平均亩产833斤，較中粒加秧孙增产17.7%，双季晚粳38 000多亩，平均亩产 615.5 斤，較本地晚谷增产28.5%。除了涪水县和孝感县之外，全省还有许多地方的粳稻也增产了。由此可见粳稻本是良种，应当根据群众自愿，因地制宜，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在粳稻增产的地区，要全面地、具体地总结增产的经验，争取明年更大的增产。即使粳稻减产了的地方，也应当研究减产的原因（例如有的是因为技术没有跟上，有的是因为土质不适宜种粳稻，有的是因为种子不纯等等），从中吸取教训。

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辨明是非，改进工作，不要“随风倒”，不要“听到风就是雨”！要鼓起勇气，坚持大胆革新的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繼續前进，不要“前怕龙，后怕虎”，不要“走路怕踢死了蚂蚁！”

（1956年11月）

向指手划脚的人說几句话

目前在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时候，有两种說法：

一种說法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持有这种說法的人，列举了許多生动的事实，把成績和問題說的絲毫也不含糊，不仅叫人們听起来心悅誠服，更重要的是能够鼓舞人們发揚成績，改正錯誤，繼續前进。

而持另一种說法的人，則对前一种說法“表示怀疑”。他們一听说“成績很大”，就从鼻子里哼一声：“未必吧？”而一听说“問題不少”，就觉得“很过瘾”，就指手划脚，唠叨不休。比方說，推广粳稻吧，从制訂规划到下种，插秧，薅草，割谷，一直都可以听到責难之声。直到現在，一季晚粳比晚籼和其他晚稻大大地增产了，还有人在唠叨，他們唠叨的題目再不是什么“粳稻非良种”，“粳稻不能增产”，而是說粳稻米飯不好吃了。当然，各人的口味不同，說粳稻米飯不好吃，也算不了什么錯誤。奇怪的是，許多人既沒有吃过粳稻，甚至也沒有看見过粳稻，却在那里大罵粳稻。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严肃的思想問題：如何对待新事物的問題。

合作社是新事物，技术改革也是新事物。一切新生的东西，都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革命者对于一切新生的东西，应

当象辛勤的园丁对待幼苗一样，从多方面加以无微不至的培植和爱护，使它开花结果，决不当粗暴地摧残它。

今年是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絕大多数的合作社，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打破了个体经济的局限性，增加了生产，創造了许多空前的丰产纪录，应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当然，由于多数办社干部还是“生手”，还缺乏经验，因而，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应当抱着怎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呢？是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的前提下批判缺点呢？还是否定成绩，只找缺点呢？是以一个参加者的立场去检讨这些缺点呢？还是做一个旁观者，对这些缺点指手划脚，唠叨不休呢？说实话，我们喜欢抱着前一种态度的人，不喜欢抱着后一种态度的人。我们喜欢那种站在同志们中间，按照同志的方式，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我们不喜欢那种站在革命运动之外，袖手旁观，指手划脚的人。

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袖手旁观，指手划脚呢？难道他们对于革命的胜利和挫折，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不是共命运、同呼吸吗？这样说，也许太严重了。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是由于他们反映了某些对合作化的优越性表示怀疑的富裕农民的情绪吗？有这样的人，但不全是这样的人。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念一首打油诗：

站在运动之外，
遇事指手划脚，
别人全是错误，
只有自己正确，

看来好象高明，
其实不懂什么。
他叫什么名字，
綽号事后諸葛。

不要做事后諸葛吧！和群众站在一起，“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諸葛亮”吧！我們的工作中成績很大，这是事实，可是我們决不因此驕傲，因为我們正在努力追求新的、更大的、更多的成績；在我們的工作中，缺点或錯誤也不少，这也是事实，可是我們决不因此泄气，因为我們懂得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正在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讓我們在工作中及时的发揚成績，改正錯誤，繼續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前进吧！

（1956年11月）

略論“抓大辮子”

常常听到人們說：过去，农村的一家一戶，好比是一条辮子，全省有几百万条小辮子，真不好抓。現在呢，高級合作化了，几百万条小辮子变成几万条大辮子了，工作好做了。

这样的說法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

但是，把大辮子比做合作社，这究竟是一个比方。一条大辮子只有那么一把头发，把它打散，扎起来或者是挽起来，都可以“随心所欲”。合作社則不然，一个合作社里有几十、几百甚至几千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性格和习惯，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經驗水平認識周圍的事物，每一个人都根据切身的利害得失决定自己的取舍，如果要把一个合作社所有的人的意見和要求都集中成为統一的意志，把所有的人都团結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那就需要我們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細致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艰苦的、細致的工作呢？因为我們的工作对象是活的人。为什么經過艰苦的、細致的工作就能获得显著的成績呢？因为人們的共同要求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合作社和单干农民相比，合作社具有强大的經濟能力；合作化以后給我們的工作带来了种种便利，因而我們說大辮子比小辮子更好抓了。